

符号学译丛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巴黎符号学学派乐于研究

出现在一种意愿空间中

由颜色、线条和形式组成的游戏

所呈现的物质性和事实性

Ateliers de sémiotique visuelle

视觉艺术符号学

〔法〕安娜·埃诺 〔法〕安娜·贝雅埃 编
怀宇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符号学译丛 ○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巴黎符号学学派乐于研究

出现在一种意愿空间中

由颜色、线条和形式组成的游戏

所呈现的物质性和事实性

Ateliers de sémiotique visuelle

视觉艺术符号学

〔法〕安娜·埃诺 〔法〕安娜·贝雅埃 编
怀宇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冰
责任校对:吴近宇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觉艺术符号学 / (法) 埃诺, (法) 贝雅埃编;
怀宇译.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8
(符号学译丛 / 赵毅衡、唐小林主编)
ISBN 978-7-5614-7955-1

I. ①视… II. ①埃… ②贝… ③怀… III. ①视
觉艺术—符号学—文集 IV. ①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4030 号



... la direction de
Anne Héroult et Anne Beyaert
Ateliers de sémiotique visue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进字 21-2014-146 号

书名 视觉艺术符号学
SHIJUE YISHU FUHAOXUE

编者	〔法〕安娜·埃诺 〔法〕安娜·贝雅埃
译者	怀 宇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955-1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4.75
字 数	28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介绍

安娜·埃诺 (Anne Hénault): 巴黎大学教授。她创办了《符号学文件》(*Actes sémiotiques*) (简报) 和“符号学形式” (*Formes sémiotiques*) 丛书, 由法国大学出版社 (PUF) 出版。她在这套丛书中出版了《符号学要旨》(*Les enjeux de la sémiotique*) 第一部和第二部, 以及用于激情符号学基础研究的《能够就像是激情》(*Le pouvoir comme passion*)。法国大学出版社还在“我知道什么” (*Que sais-je ?*) 丛书中出版了她的《符号学简史》(*Histoire de sémiotique*) 以及她主持撰写的《符号学问题总论》(*Questions de sémiotique*) (2002)。

菲利克斯·蒂尔勒曼 (Félix Thurlermann):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 (Universität de Constance, Allemagne) 教授, 是格雷马斯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EHESS) 建立的视觉符号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朱丽娅·塞里亚尼 (Giulia Ceriani): 语言科学博士 (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是 (意大利) 锡耶纳大学 (Università de Sienne) 广告传播学教授。她在从事应用研究多年之后, 于 2001 年创立了巴巴 (BABA) 研究所, 这是一家总部设在米兰的国际研究与咨询服务公司 (www.babaconsulting.com)。

吕西亚·科兰 (Lucia Corrain): 她在波洛尼亚大学 (Università de Bologna) 讲授艺术符号学。她除了在如 *Versus*、*Carte semiotiche* 和 *Visio* 等一些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外, 还出版了《不可见之物符号学——夜间的绘画》(*Semiotica dell'invisibile. Il quadro a lume notte*), Bologna Esculapio, 1996。她主编了《阅读艺术作品》之二 (*Legere l'opéra d'arte II*), Bologna, 1999; 《意义的表述——保罗·法布里关于符号学的对话》(*L'eloquio del sens. Dialoghi semiotici per Paolo Fabbri*) (与 Pier Luigi Basso 合作), Milan, Costa et Nolan, 1999; 《斯托伊奇塔: 画框中的天空》(*Victor I. Stoichita, Cieli in cornice*), Roma, Meltemi, 2002。她主编的《视觉符号学: 一种汇编》(*Semiotiche del visio : un'antologia*) (Roma, Meltemi) 即将出版。

研究小组 μ (Group μ) (比利时列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 一直进行着美学、语言学、视觉和符号学方面的传播理论研究。研究小组 μ , 主要是《普通修辞学》(*Rhétorique générale*) (1982)、《诗歌修辞学》(*Rhétorique de la poésie*) 的作者。另外, 弗朗西斯·埃德丽娜 (Francis Edline)、让-马利·克林肯伯格 (Jean-Marie Klinkenberg) 和菲利普·曼盖 (Philippe Minguet) 还共同撰写了《论视觉符号——形象修辞学》(*Traité du signe visuel. Pour une rhétorique de l'image*) (1992)。

戈兰·索内松 (Göran Sonesson): 他在格雷马斯参与下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 是瑞典隆德大学 (Université de Lundt) 教授。他有关视觉行为的研究, 试图综合巴黎符号学学派、研究小组 μ 和受皮尔斯影响的美国学派三方面的研究成果。

让·菲塞特 (Jean Fiset): 加拿大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文学系教授。他讲授魁北克文学并从事符号学研究。他是皮尔斯符号学的研究专家, 他主要出版了《皮尔斯符号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sémiotique de C. S. Peirce*) 和《意指语用学》(*Pour une pragmatique de la signification*), 该书后面附有翻译成法文的皮尔斯文章选编。

让-弗朗索瓦·博尔德龙 (Jean-François Bordron): 巴黎第三大学 (新索邦大学) 讲师 (相当于我国大学中的副教授职称——译者注)。他讲授符号学与美学。他主要出版了《笛卡尔——话语思维的符号学限制研究》(*Descartes. Recherches sur les contraintes sémiotiques de la pensée discursive*)。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话语理论、美学和视觉世界的符号学方面。

让-马利·弗洛克 (Jean-Marie Floch): 格雷马斯的学生, 同时从事符号学方面的咨询、教学与研究。在“符号学形式”丛书中, 他出版过《符号学、营销学与传播学》(*Sémiotique, marketing et communication*) (1990, 2003年第4版)、《视觉同一性》(*Identités visuelles*) (1995) 和《〈丁丁在西藏〉新读》(*Une lecture de « Tintin au Tibet »*) (1997)。

奥迪勒·勒·盖恩 (Olide Le Guern): 吕米耶-里昂大学 (Université Lumière-Lyon) 讲师, 讲授普通符号学和图像符号学。她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绘画, 也涉及艺术作品的空间位置研究以及由她提出的特定群体 (无视力人群) 的媒介问题和使用多媒体载体的问题。

保罗·法布里 (Paolo Fabbri): 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他在多所意大利大学、美国大学、加拿大大学和法国大学讲学, 而主要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国际哲学学院从教。他从 1991 至 1996 年主持巴黎意大利文化学院和

当代思想学院（巴黎第七大学）的工作。他发表过多种语言的文章和著述，主要包括 2003 年出版的《符号学转折》（*La svolta semiotica*）（第三版）、《时间符号》（*Segni del tempo*）和《巴别塔的颂词》（*Elogio di Babele*）（第二版）。

安娜·贝雅埃—热斯兰（Anne Beyaert—Geslin）：语言科学与艺术批评博士，她在利摩日大学（Université de Limoges）和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讲授视觉符号学，发表过 40 余篇主要有关 20 世纪艺术的文章并参与多部集体著作的撰写。她参与（利摩日）符号学研究中心和（巴黎）图像研究中心的工作，并主持由法国科学研究部资助的巴黎视觉研究日工作。

今日符号学

(代序)

巴黎符号学学派在各种意指系统中进行的研究，突出地表现出方法显明、成果可证、观点确定等特点。它涉及的是“一项科学类型的计划，其目的是发现”（格雷马斯为安娜·埃诺所著《符号学要旨》写的前言，该书第5页）。因此，符号学的各种发现，构成了一种积累的学识。

“积累的学识”这一概念，指的是认识进步的一种科学概念，它对立文学引导其学识沿革的方式。在科学家看来，新的发现在于减弱所涉及的学科至此所接受的一些结果，但却是在该学科的基础知识与方法的连续性中实现这种减弱的。一种发现，哪怕是“革命性的”发现，完全颠覆一门学科的坚固核心，即完全颠覆共有知识的基石和导致产生这类发现的合理性是很少见的。一项重大突破的发现者，并不在意使他可能成为一种完美开端的新颖性，他的目标是终止无知，纠正先前的错误，并因此以相同的方式记入其学科的和未来。

相反，文学工作更依赖于方式和现象，它并不把建立学识作为目标，而是拒绝和忘却先前那一代人的做法与结果。文学工作打算借助引入——有时是相当快和即兴地引入——一些启发性模式来“革新”其领域，而那些启发性模式都来自属于艺术运动或属于或多或少外在于文学思维的一些学科的发展。

近年来，对于文学文本的各种“探索”（精神分析学的探索或语言学的探索）并没有突破这种趋势，而且，因为“革新”的需要及时地放弃了这些探索，而代之以来自认知、数字或由“时代精神”所决定的其他方面的概念。就像索绪尔一样，格雷马斯也曾习惯于讥讽那些文学随笔作者的这种怪癖，他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最近，数学家罗朗·拉福格（Laurent Lafforgue）（数学费尔德奖获得者）举办了一次关于“传统与丰富性：一位数学家的观点”的报告会，该报告会涉及数学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让人想到可适用于符号学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几代研究者（他们当中许多还不为人所知）的努力，才能正确地建立一种新的

数学概念。相同的现象，在符号学基础概念的建立和整理方面〔例如1980年出现的传递性（transitivité）概念〕也被人注意到了。这些概念出于符号学方面的考虑是必要的，但它们仍未定型，还不具有操作性概念的地位。还必须通过几代研究者的努力，才能使它们达到可与元言语活动的解释能力和启发性相比的可靠程度。在此，我们想到的是诸如“模态”（modalités）、“叙述图示”（schéma narratif）或“符号学矩阵”（carré sémiotique）等概念，这些概念至少浓缩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

在符号学的发展之中，恰恰有一种内在的、与引导研究者和限定他们应该（或能够）在特定时刻处理问题的“时代精神”非常不同的需要。这种学识随着可与那些重大数学问题相比的一些相继出现的问题的解决而不断积累，那些数学问题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和在世界科学“大家庭”内部得到最终解决之前，常常需要跨越几个世纪。所以，每当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不断有认真而严肃的研究小组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高兴：研究手段的加强，滋长了我们通过解决那些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而看到最终出现新的符号学解释的希望。《视觉艺术符号学》属于相同的脉络，它指明了视觉话语处理实践的最新发展，这种实践被认为是言语活动科学的重大成就之一。图像符号学，由于它适用于这一学科的传统模式，所以，它就更为重要。它赋予了建构视觉生产的造型层所需要的标示性标记手段。我们曾注意到，人类学最为当前的（尤其是对于大洋洲和土著澳大利亚人的）研究工作，从尊重这些程序中获得了它们的启发力量；惟独这些程序可以让我们解开来自原始艺术的像似符的难懂之处。而且，按照另外的观念，视觉符号学还表现为像是一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学问，它对于营销学和广告世界，或在更为寻常的用图像来说服人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

安娜·埃诺^①

2009年9月21日

（怀宇译）

^① 安娜·埃诺现为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主席。——译者注

代号及缩写

- N. B. Nym Bandak
- Dictionnaire* 1979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e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A. — J. Greimas et J. Courtès, Paris, Hachette, 1979 : 《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索词典》(格雷马斯与古尔泰斯合著)(译者在书中将其直接采用《符号学词典》这一译名, 1979)
- Dictionnaire* 1986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e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A. — J. Greimas et J. Courtès (sous direction de), Paris, Hachette, 1979 : 《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译者在书中将其直接采用：《符号学词典》这一译名, 1986)
- EHESS 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de Paris: 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 A. — J. Greimas 格雷马斯
- A. H. 安娜·埃诺
- Questions sém* *Questions sémiotiques*, Anne Hénault (dir.), Paris, PUF, 2002 : 安娜·埃诺(主编)《符号学问题总论》)
- * Terme métalangage, généralement abordé dans les mots clés et à vérifier dans *Dictionnaire* 1979 : 元言语活动术语, 一般都在关键词语中斟酌过, 并可在 1979 年版的《符号学词典》中加以核对

目 录

绪 论	安娜·埃诺 (1)
-----------	-------------

第一部分

克莱 (P. Klee) 的《神话花》(<i>Blumen - Mythos</i>) (1918)	菲利克斯·蒂尔勒曼 (13)
再现沉默 ——2003 年意大利电讯公司专业广告分析	朱丽娅·塞里亚尼 (38)
是现实主义还是骗人把戏? ——对于埃尔森海默《逃亡埃及》的分析	吕西亚·科兰 (48)

第二部分

观看、感知、构想 ——从感觉到范畴 μ 研究小组: 弗朗西斯·埃德丽娜、让-马利·克林肯伯格	(59)
生活世界的修辞学	戈兰·索内松 (75)
像似符、亚像似符与隐喻 ——皮尔斯符号学基本要素导论	让·菲塞特 (91)
像似性	让-弗朗索瓦·博尔德龙 (109)

第三部分 研究现状

艺术创作如何陈述, 如何陈述艺术创作? ——对约尔格·伊门多尔夫的神话学答复	让-马利·弗洛克 (139)
触觉与视觉之间: 摄影与绘画的组织与结构	奥迪勒·勒·盖恩 (155)

未被理解的斯芬克斯

——保罗·克莱的水彩画《斯芬克斯形式》研究 ... 保罗·法布里 (170)
深度、颜色与情感

——马蒂斯的内心理感觉 安娜·贝雅埃—热斯兰 (190)

附言..... (206)

绪 论

安娜·埃诺

语言的实体是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联结起来才能存在的。……人们往往把这种具有两面性的单位比之于由身躯和灵魂构成的人……比较正确的是把它比作化学中的化合物，例如水。水是氢与氧的结合，分开来考虑，每个要素都没有任何水的特性。^①

——F. 德·索绪尔《普通符号学教程》，Paris, Payot, 1955, p. 145

图像的多样性、技术的新颖性和西方社会的文化要求，都给符号学带来了压力，但它还是应该扛得住图像所引起的晕眩并确保借助于理论思考所获得的考据学上的严肃性。实际上，符号学已经发现和证实，人类的交际尽管是感人的和富有激情的，但其主要内容还是转移到了意指的一种抽象的、非常简单的层面。它的基本和首要的设想，是描述可以说是属于“人类学的”一种抽象层面，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人类的所有文化^②以及言语活动的几乎是普遍性的规则即言语活动的共同概念^③，最终都会展现出来。

符号学，只不过是一种朴实和严肃的人文科学，它对立在于在符号（signe）一词成为时髦的整个时期，人们于符号学名下不幸看到的遍地开花、红极一时

① 此处采用的是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相关译文（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译者注

② 这包括两类文化：一类是来自带有人种—符号学传播特征和很强社会凝聚力的诸多社会的文化，这类文化继续调用一些原始语言，而这些语言则非常接近于它们的叙述功能、整体性功能和集体功能；另一类是达到了工业社会的社会符号学阶段的文化，在这类文化中，各种言语活动变得更为多样化、更为个体化和更富有游戏性。

③ 参阅1979年版《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理性思索词典》的“Universaux”（“共同概念”）词条。这一著作此后就简称为《符号学词典》，1979年版。

的“高谈阔论”(blablalogie)^①。它的所有理论定位,都是依据理性方式所获得的种种发现的链式连接的结果,因为在符号学中,“理论”概念包含着与20世纪初期科学理论^②相同的认识论类型。并且,符号学完全像心理学那样,虽然曾在长时间内与文学相提并论,并在此后被接受为科学学科,但它的志向则是在科学研究之中获得应有的位置。作为带有固定的重新评价作用的显性理论,即作为以相同的方式被应用于世界所有研究中心的一种显性方法,它只是在1970年之后,才对科学地研究非词语语言活动特别是视觉表达的可能性形成了一些观点。在这一方面,符号学所依随的是日内瓦学派的观点(F. 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06—1911)、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叶姆斯列夫^③、乌达尔(H. J. Uldall):《言语活动理论导论》, *Prolégomènes à une théorie du langage*, 1943]和布拉格学派的观点(其中包括特鲁别茨柯伊^④的“现时音位学”,见于《心理学学报》, *Journal de psychologie*, n°30, 1933)。

实际上,正是在1970年,格雷马斯^⑤重申了这种扩张的合理性^⑥,并借设

① 该词是从瓦莱里(P. Valéry)《笔记》(*Cahiers*)一书中借用而来的。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20年来自以为在符号学名下可以断言和发表不论什么东西的所有词语妄想。在符号学上,弄虚作假之作,比起需要毅力完成的著述例如这部《笔记》,在数量上多得多,并且流传更广。如此多的滥用以至产生了它们的矫治方法,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有见识的读者已经形成了特定的能力,他们不再被人利用和蒙骗。

② 我们在《符号学简史》(*Histoire de sémiotique*, Paris, PUF, « Que sais-je ? », n°2691, 1992, p. 3—77)一书中曾用很长篇幅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立即补充:符号学既不是一种实证论,也不是一种原始的唯理论。一部像《符号学简史》那样的著述,应该努力去揭示围绕着这门学科初创时的种种不足和猖獗一时的各种偏见之错误——尤其是有关其与艺术之间关系的偏见之错误,因为我们将尽力具体指出,这门学科在今天是如何处理感官和感觉表达的视觉表现力的,这项研究工作是多么远离人们有时想将其简化为逻辑学家和二元论的可笑做法的。

③ 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 1899—1965):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对符号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译者注

④ 特鲁别茨柯伊(Nicolas Sergeievitch Troubetzkoy, 1890—1938):俄国语言学家,对音位学做出了卓越贡献。——译者注

⑤ 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2):立陶宛裔法国语言学家、符号学家。——译者注

⑥ 1970年10月在米兰会议上的报告,后经整理,以《符号学与社会交际》(«sémiotique et communications sociales»)为题发表,见格雷马斯《符号学与社会科学》(*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一书,巴黎,Seuil, 1976, p. 45—50。我们将在本书《附言》中尽力指出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的建立、应用以及其在传播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立第一个“视觉符号学研究室”^①来证实他的断言具有可操作性。从那时起,对于图像和一般视觉艺术的探索,便借助一些具体研究而得到了持续的发展。让-马利·弗洛克的三项研究成果^②于2002年被收录进了集体著述的《符号学问题总论》一书之中,同时收录的还有埃利克·贝尔坦(Eric Bertin)和马纳尔·阿马(Manar Hammad)近期的研究成果(第170~224页)。这几项分析均采用了分析已有的符号学的传统做法。但是,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它们构成了视觉符号学的一种教科书,要想使这一学科具有真正的能力就必须依据这种教科书)还缺少一种专业的分析,那便是菲利克斯·蒂勒勒曼在其《保罗·克莱》^③一书中所做的分析。这涉及对画作《神话花》(Blumen-Mythos, 1918)的分析。这一分析在本书的开头被重新收录,可以使读者在参照“标准的符号学”较为规则的做法的同时,为本汇编第三部分研究成果做出明确的定位[人们习惯上用“标准的符号学”这种表达方式来指差不多25年来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始于1956年,曾经历了格雷马斯首先在普瓦捷、后在巴黎相继于雷蒙-普安卡雷学院(Institut Raymond-Poincaré)和高等社会科学院主持的语言-符号学研讨班的发展。这些研究小组吸收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研究者,形成了后来所谓的巴黎符号学学派]。

读者在阅读本书目录时肯定会注意到,我们赋予了“视觉艺术”一种非常宽泛的概念:保罗·克莱的两幅水彩画(第二幅是由保罗·法布尔分析的),有埃雷特(G. D. Ehref)版画作插图的利内生物体系^④的系统,几幅马蒂斯^⑤(1911—1912)的绘画,几幅与巴黎高档时装的布料照片有关的古典作品[让·埃(Jean Hey)(即穆兰主人^⑥)和尼古拉·雷尼耶^⑦, 1626], 亚当·埃

① 这一研究汇集了德尼·阿尔坎(Denis Alkin)、阿兰·德韦斯(Ada Dewes)、让-马利·弗洛克、迪亚纳-吕茨·佩索阿·德·巴罗斯(Diana-luz Pessoa de Barros)、菲利克斯·蒂勒勒曼、阿兰·韦尔吉奥(Alain Verguiaud)等人。

② 其首次发表于让-马利·弗洛克所著《眼睛与精神的小神话》(Petites mythologies de l'oeil et de l'esprit), Paris-Amsterdam, Hadès-Benjamins, 1985。

③ 菲利克斯·蒂勒勒曼著《保罗·克莱——三幅绘画作品的符号学分析》(Paul Klee. Analyse sémiotique des trois peintures), Lausanne, L'Âge d'homme, 1982。

④ 利内(Carl von Linné, 1707—1778):瑞典医生和植物学家。——译者注

⑤ 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法国画家、雕塑家。——译者注

⑥ 穆兰主人(le Maître de Moulin):人们习惯用这一名称来指穆兰大教堂里的三联画《圣母加冕》(Le couronnement de la Vierge)(约1498年)的作者,人们对其真正的作者有过各种推测。——译者注

⑦ 古拉·雷尼耶(Nicola Régnier, 约1588—1667):法国巴洛克派画家。——译者注

尔森海默^①的《逃亡埃及》(La fuite en Egypte), 伊门多尔夫(J. Immendorf) 1970至1990年间一定数量的不寻常的广告——这种类似拍卖估价师提供的名单, 就是这本《视觉艺术符号学》中所介绍的具体研究的目录, 它可能使人以为, 这门学科只考虑绘画图像和平面能指(在二维载体上实现的视觉文本)。我们要立即指出的是, 这种界限并没有在长时间内得到保持, 并且, 视觉符号学经常面对空间中的新对象: 表现艺术、装配艺术、数字图像。实际上, 这本书本想包含所有类型的视觉影像(例如实心雕塑或可居住的雕塑, 著名的城市规划性建筑物和概念性建筑物, 用于礼仪的空间^②、演出场面、仪式组织), 它们有一些是借助三维或多维的能指来实现的。

将多种视觉对象汇集在一起, 在任何人看来, 其潜在的必要性都不是什么秘密: 在做任何实际考虑之前, 首先是想借助这些多样的、著名的“视觉文本”, 来揭示视觉能指的抽象的和特征性的常项内容, 因此, 这种必要性也就是借助论证来找出作为表达平面各个单位和这些单位链式连接模式之基础的那些组织规则, 甚至是组织规律。

作为所指海洋中的潜水员, 符号学家同时也是考古学者^③和古文字学者, 他恰恰是借助为了不让自己完全听命于其个人主观看法或其人种一中心主义而刻苦学习的一些启发性学科知识, 来使自己能够破译不同于自己思想世界的文化对象。除了神秘的肖维石窟(grotte Chauvet)的史前石刻画、高加索的礼拜毯、北澳大利亚的卡卡杜(Kakadou)岩洞石刻或是墨洛温王朝石棺上铭刻的几何图形浮雕之外, 视觉对象的具体出现总是与一系列痕迹、形式和(或)颜色的事实性一起存在于特定空间中的。而且, 正是这种纯粹的造型能指, 是符号学今后依据的严格的视觉特点, 或宽泛地讲是依据的感知特点, 在参照已经完成的广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处理的。

当然, 符号学的现时成果仍然是分散的, 而且也是有限的。这些成果就像是一种大的(还不完整的)拼图游戏的零散板块, 不过, 这种游戏在面对一些

① 亚当·埃尔森海默(Adam Elsheimer, 1578—1610): 德意志画家、雕塑家。——译者注

② 参阅马纳尔·阿马关于“日本茶道”的研究(见《符号学问题总论》, 第199~244页), 以及这位建筑符号学家此类全部著述。这类分析在70年代初已经开始, 但说实在的, 在理论性或经验性很强的符号学分析的死板缓慢与我们最为发达的社会所特有的、完全交与媒体操控和对于图像的快而真实的消费急躁性之间, 有着越来越大的差距。那些更为传统的社会继续在生产慢速图像, 而图像带有被看作是可持续的真实, 并且这些社会继续在说明着一种论证性符号学的要求。巴黎符号学学派需要继续满足这种要求, 既因为这一学派的主张是系统的, 也因为它有着具体的成果。

③ 应该注意埃科(Umberto Eco)的闹剧式的隐喻。《前一天的岛屿》(L'île du jour d'avant)中的潜水员和考古学家提供了对于符号学家之勤奋劳作的真实嘲讽。

不解之谜时已经不是无能为力了。我们知道，符号学的创立是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的，而从 60 年代起研究工作得到了加速发展。因此，如果我们坚持谈一下这个时期的话，我们向前追溯远一些便不会受到指责。已经建立的知识，既不老朽，也不过时。如果想真正理解某种东西的话，这种知识仅仅是开始时起用的基础。

社会意指^①世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的，至少对属于公共的甚至是集体的共同意义是这样的。这便是格雷马斯先在 1956 年借用^②，随后又在已经引述过的 1970 年的文章《符号学与社会交际》中重申的重要假设。我们说是“假设”，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按照皮尔斯的同代人和朋友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③ 所理解的那样写成“理性信仰”，用来指允许一门科学学科在开始时进行初步探索的理性信仰冲动（以及其理性地应用的界限）。这样的赌注，在确定性有待创立，论证的明确性只能随后借助偶然性所允许达到的结果才得以建立的地方，是非常必要的。不论这些人和那些人过去谈论这种显然是偶然的出发点（公理学基础、非论证性假设等）的方式是什么，格雷马斯及初期视觉符号学的所有尝试者们，当时都是被一种贪婪的理性信仰所驱使着的，这种信仰完全不同于作为“商业咖啡经”式的那些不慌不忙的空论。那些空论充满着学究气，却被许多所谓符号学家冠以“理论”的称号。当我们第一次阅读弗洛克、蒂尔勒曼或阿马的研究成果时，重要的是将其记忆在大脑之中，才不至于不了解甚至无理贬低他们的成果——他们的成果在 20 年后已经被公民社会的商业循环贪婪地吞食和消化。

第二种假设直接关系到视觉符号学，这种假设已出现在“符号学与社会交际”一文中^④，它强有力地重申了符号学的存在理由：

在服务于社会话语表现（电视、电影、演出、画册等）的物质、渠道或媒介之外，承担所有的社会话语。哪怕这些话语使一切都依靠同一种意蕴范畴，哪怕它们显示的所有话语组织形式都是可比的。

① 格雷马斯一再提到，在欧洲符号学家看来，“社会所指”几乎是同义选用的，而北美世界则更愿意看重所指的个体方面，即其“（以我为中心的）个人方面”——在格雷马斯看来，这一方面的系统性是很弱的。

② 见《索绪尔的现时性》（«Actualité du Saussurisme»）一文，该文后来与格雷马斯早年的几篇文章一起收入了《1830 年的时尚》（*La mode en 1830*, Paris, PUF, coll. Formes sémiotiques）。

③ 见威廉·詹姆斯《信仰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他曾遗憾很久没有为其取名为《信仰的权利》（*The Right to Believe*）。也请参考佩里（R. B. Perry）所写的《论威廉·詹姆斯的精神》（*In the Spirit of William James*），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8, chap. V. 9.

④ 米兰会议，cf. n° 5.

这些断言，在今天已为人所接受，但在当时则不然。那时，符号的古怪“分类”^①依据表达的渠道或表达的物质而显得五花八门。那些毫无深度的列举绝对属于同语重复，它们局限于非常明显地记录着的这样的事实，即并非所有符号都是相同的，并且，这些是视觉方面的，那些则是声音方面的，还有一些是动作性的或节奏性的等。

格雷马斯所竭力表述的、严格地用于视觉符号学研究的原理，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说明：/意指/所依赖的，是建立三种关系系统的抽象表达形式：

1. 内容平面的结构化关系（叙述组织形式、语义范畴化形式、话语组织形式等）；

2. 表达平面的结构化关系（造型范畴化形式和所创立的各个单位之间链式连接的组合关系规则）；

3. 为上述两种关系集合建立特定的联系，并因此实现符号化 *（这是属于符号学的元言语活动的术语 *^②，是我们书后《附言》中的四个关键词之一）。

说意指是一体的（即“单一的和同类的意蕴范畴”），需要引入一种补充的连接方式：

1. 在所指平面上，所有意指都是一体的，因为那些意指是被同一个认知操作者即人的精神所处理（发送和接受）的，而操作者则是负责集中和处理（to process）来自任何渠道的信息的。

2. 但是，在能指平面上，每一种表达类型都可以依据其物质性本身来形成特有的一些所指，也就是说这些所指只能通过这个能指来归纳。^③在视觉符号学的情况里，被引入的是整个“造型艺术”问题。^④为了开始触及这个问

① 例如参阅“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 ?）丛书：吉罗（P. Guiraud）著《符号学》（Sémiologie），巴黎，PUF，1973。

② 在新来者看来，这些显得乏味的明确解释和审慎措辞，实际上构成了符号学的科学作为。它们来自一种整体观点，并构成了一个整体，而在这种整体上，增加短视的诡辩和局部的、领域性的辩驳不会得到任何收获，就像某些初出茅庐的认识论学者所做的那样。符号学研究者的首要义务，是关注他们的学科在其整体性之中的准确转移，不这样做，“高谈阔论学”就会时刻准备来破坏符号学领域。

③ 这种观点是一种探索，它可以使人看到阐述图像在西方文化之中越来越大的表达影响力，或图像是无文字记载的原始人仅有的表达影响力的手段。

④ 格雷马斯在我们刚刚重新发表的J.-M. 弗洛克与F. 蒂尔勒曼的研究成果之后发表的《形象符号学与造型符号学》（«Sémiotique figurative et sémiotique plastique»）一文中，[见《符号学文件/资料》（Actes sémiotiques/Documents），VI，1984] 建议对由这两位研究者和他们所主持的研究小组所获得的成果进行综合概括。我们在后面的内容中将参考其某些结论。